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歧路灯

上

[清] 李绿园 著

中国古典小说半元珠，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春秋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100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

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广泛。所选作品涵盖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各个门类，既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小说，也有《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短篇小说，还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以及《儿女英雄传》《镜花缘》等世情小说。

第二、版本精良。所选作品均采用目前能见到的最早、最权威的版本，并经过专家校勘，确保文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三、注释详尽。所选作品均采用目前能见到的最早、最权威的版本，并经过专家校勘，确保文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四、插图精美。所选作品均采用目前能见到的最早、最权威的版本，并经过专家校勘，确保文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五、装帧考究。所选作品均采用目前能见到的最早、最权威的版本，并经过专家校勘，确保文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六、印刷清晰。所选作品均采用目前能见到的最早、最权威的版本，并经过专家校勘，确保文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七、定价合理。所选作品均采用目前能见到的最早、最权威的版本，并经过专家校勘，确保文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八、售后服务周到。所选作品均采用目前能见到的最早、最权威的版本，并经过专家校勘，确保文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歧路灯

上

〔清〕李绿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歧路灯 / (清) 李绿园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07 重印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 - 7 - 5080 - 6348 - 5

I. ①歧… II. ①李…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4486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0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0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670 × 970 1/16 开

印 张: 48

字 数: 720.8 千字

定 价: 95.00 元 (上中下)

本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歧路灯》是清代文坛上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仅有的一部以浪子回头为题材、反映盛世背后隐藏的教育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长篇白话小说。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李绿园,原名李海观,字孔堂,号绿园,晚年又称碧圃老人。

李绿园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考中举人,40岁之前曾三次赴京应试,都名落孙山,最后留京谋职。乾隆十四年(1749年)开始创作小说《歧路灯》。后经学生举荐被选任江浙漕运之职,从此开始了“舟车海内”的宦游生涯,小说创作只得封笔。晚年曾任思江府印江县(今贵州境内)知县。为官其间,他走遍了大江南北,阅尽了世间百般风情,身历沧桑变幻。乾隆四十年(1775),68岁的李绿园回到故乡,以自己的经历和所感所闻为素材,继续写作小说《歧路灯》,历时2年脱稿。70岁的李绿园前后共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堪称奇文巨著的伟大作品。

《歧路灯》描写的是明代嘉靖年间,开封贡生谭忠弼,家富万贯,为人谨慎,家教甚严。临终时留给其子谭绍闻八个字:用心读书,亲近为人。但其子谭绍闻却在同辈子弟的引诱下,无心问学,渐染恶习,同吃共赌,终日与狐朋狗友混迹于风云场中,吃喝嫖赌,甚至私铸银钱,放荡挥霍,终于败光家业,入狱候审,家人倾家荡产方使得其出狱。出狱后,为偿还债务,谭绍闻伐尽祖坟材木,备尝艰辛。在饱受沦落穷困之后,谭绍闻终于迷途知返,立志悔过,改邪归正,年至不惑而潜心攻读,后得授知县。谭绍闻还以自己的平生遭遇教育其子,其子考取功名,被钦点翰林,重振家事。

《歧路灯》以败家浪子回头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教育危机的严重性,为社会敲响了警钟,为误入歧途的青年点亮了指路明灯。小说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青少年失足坠落乃至犯罪的四大原因:家教不当,父母失责,交往不慎,品志不坚。同时,作者还通过对一系列人物的塑造,生动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生活画面,为后人了解封建社会的现实提供了宝贵资料。

近代文人学者,对《歧路灯》的评价甚高。朱自清先生认为:“《歧路灯》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本次再版《歧路灯》,对原书中的笔误、疑难和疏失进行了校勘、更正和补释,对原书原来缺字的地方用□表示了出来,以方便读者阅读。

编 者
2011年3月

目 录

第 一 回	念先泽千里伸孝思	虑后裔一掌寓慈情	 (1)
第 二 回	谭孝移文靖祠访友	娄潜斋碧草轩授徒	 (9)
第 三 回	王春宇盛饌延客	宋隆吉鲜衣拜师	 (16)
第 四 回	孔谭二姓联姻好	周陈两学表贤良	 (24)
第 五 回	慎选举悉心品士	包文移巧词渔金	 (34)
第 六 回	娄潜斋正论劝友	谭介轩要言叮妻	 (43)
第 七 回	读画轩守候翻子史	玉衡堂膺荐试经书	 (50)
第 八 回	王经纪糊涂存师长	侯教读偷惰纵学徒	 (64)
第 九 回	柏永龄明君臣大义	谭孝移动父子至情	 (72)
第 十 回	谭忠弼觐君北面	娄潜斋偕友南归	 (79)
第 十 一 回	盲医生乱投药剂	王姪奶劝请巫婆	 (92)
第 十 二 回	谭孝移病榻嘱儿	孔耘轩正论婿	 (100)
第 十 三 回	薛婆巧言鬻婢女	王中屈心挂画眉	 (107)
第 十 四 回	碧草轩父执说论	崇有斋小友巽言	 (112)
第 十 五 回	盛希侨过市遇好友	王隆吉夜饮订盟期	 (117)
第 十 六 回	地藏庵公子占兄位	内省斋书生试赌盆	 (125)
第 十 七 回	盛希侨酒闹童年友	谭绍闻醉哄孀妇娘	 (132)
第 十 八 回	王隆吉细筹悦富友	夏逢若猛上侧新盟	 (138)
第 十 九 回	绍闻诡谋狎婢女	王中危言杜匪明	 (145)
第 二 十 回	孔耘轩暗沉腹中泪	盛希侨明听耳旁风	 (150)
第 二 十 一 回	夏逢若酒后腾邪说	茅拔茹席间炫艳童	 (156)
第 二 十 二 回	王中片言遭虐斥	绍闻一诺受梨园	 (160)
第 二 十 三 回	阎楷思父归故里	绍闻愚母比顽童	 (166)
第 二 十 四 回	谭氏轩戏箱优器	张家祠妓女博徒	 (172)
第 二 十 五 回	王中夜半哭灵柩	绍闻楼上吓慈帏	 (179)
第 二 十 六 回	对仆人誓志永改过	诱盟友暗计再分肥	 (184)
第 二 十 七 回	盛希侨豪纵清赌债	王春宇历练进劝言	 (190)

2 歧路灯

第二十八回	谭绍闻锦绣娶妇 孔慧娘栗枣哺儿	(195)
第二十九回	皮匠炫色攫利 王氏舍金护儿	(200)
第三十回	谭绍闻护脸揭息债 茅拔茹赖箱讼公庭	(205)
第三十一回	茅戏主藉端强口 荆县尊按罪施刑	(216)
第三十二回	慧娘忧夫成郁症 王中爱主作逐人	(221)
第三十三回	谭绍闻滥交匪类 张绳祖计诱赌场	(227)
第三十四回	管贻安作骄呈丑态 谭绍闻吞饵得胜筹	(237)
第三十五回	谭绍闻赢钞夸母 孔慧娘款酌匡夫	(244)
第三十六回	王中片言箴少主 夏鼎一诺赚同盟	(250)
第三十七回	盛希侨骄态疏盟友 谭绍闻正言拒匪人	(255)
第三十八回	孔耘轩城南访教读 惠人也席间露腐酸	(261)
第三十九回	程嵩淑擎酒评知己 惠人也抱子纳妻言	(268)
第四十回	惠养民私积外胞兄 滑鱼儿巧言诮亲姊	(273)
第四十一回	韩节妇全操殉母 惠秀才亏心负兄	(284)
第四十二回	兔儿丝告乏得银惠 没星秤现身说赌因	(289)
第四十三回	范民姑爱贿受暗托 张公孙哄酒圈赌场	(294)
第四十四回	鼎兴店书生遭困苦 度厄寺高僧指迷途	(300)
第四十五回	忠仆访信河阳驿 赌妈撒泼萧墙街	(310)
第四十六回	张绳祖交官司通贿嘱 假李逵受刑供赌情	(317)
第四十七回	程县尊法堂训海 孔慧娘病榻叮咛	(325)
第四十八回	谭绍闻还债留尾欠 夏逢若说媒许亲相	(331)
第四十九回	巫翠姐庙中被物色 王春宇楼下说姻缘	(338)
第五十回	碧草轩公子解纷 醉仙馆新郎召辱	(344)
第五十一回	入匪场幼商殒命 央乡宦赌棍画谋	(351)
第五十二回	谭绍闻入梦遭严谴 董县主受贿徇私情	(361)
第五十三回	王中毒骂夏逢若 翠姐怒激谭绍闻	(368)
第五十四回	管贻安骂人遭辱 谭绍闻买物遇赃	(375)
第五十五回	奖忠仆王象葵匍匐谢字 报亡友程嵩淑慷慨延师	(383)
第五十六回	小户女挽舌阻忠仆 大刁头吊诡沮正人	(389)
第五十七回	刁棍屡设罔鸟网 书遇愚自投醉猩盆	(397)
第五十八回	虎兵丁赢钱肆假怒 姚门役高座惹真羞	(403)

第五十九回	索赌债夏鼎乔关切	救缢死德喜见幽灵	(409)
第六十回	王隆吉探亲筹赌债	夏逢若集匪遭暗羞	(415)
第六十一回	谭绍闻仓促谋葬父	胡星居肆诞劝迁茔	(422)
第六十二回	程嵩淑博辩止迁葬	盛希侨助丧送梨园	(430)
第六十三回	谭明经灵柩入土	娄老翁良言匡人	(439)
第六十四回	开赌场打钻获厚利	奸嫖妇逼命赴绞桩	(448)
第六十五回	夏逢若床底漏咳	边明府当堂扑刑	(460)
第六十六回	虎镇邦放泼催赌债	谭绍闻发急叱富商	(471)
第六十七回	杜氏女撒泼南北院	张正心调护兄弟情	(476)
第六十八回	碧草轩谭绍闻押券	退思亭盛希侨说冤	(485)
第六十九回	厅檐下兵丁气短	杯酒间门客畅谈	(492)
第七十回	夏逢若时衰遇厉鬼	盛希侨情真感讼师	(499)
第七十一回	济宁州财心亲师范	补过处正言训门徒	(507)
第七十二回	曹卖鬼枉设迷魂局	谭绍闻幸脱埋人坑	(516)
第七十三回	炫干妹狡计索赍	谒父执冷语冰人	(526)
第七十四回	王春宇正论规姊	张绳祖卑辞赚朋	(535)
第七十五回	谭绍闻倒运烧丹灶	夏逢若秘商铸私钱	(542)
第七十六回	冰梅婉转劝家主	象荇愤激殴匪人	(550)
第七十七回	巧门客代筹庆贺名目	老学究自叙学问根源	(557)
第七十八回	锦屏风办理文靖祠	庆贺礼排满萧墙街	(566)
第七十九回	淡如菊仗官司取羞	张类村昵私调谑	(571)
第八十回	讼师婉言劝绍闻	奴仆背主投济宁	(577)
第八十一回	夏鼎画策鬻坟树	王氏抱悔哭墓碑	(582)
第八十二回	王象荇主仆谊重	巫翠姐夫妇情乖	(586)
第八十三回	王主母慈心怜仆女	程父执侃言谕后生	(590)
第八十四回	谭绍闻筹偿生息债	盛希侨威慑滚算商	(596)
第八十五回	巫翠姐忤言冲姑	王象荇侃论劝主	(601)
第八十六回	谭绍衣寓书发鄞县	盛希侨快论阻荆州	(606)
第八十七回	谭绍闻父子并试	巫翠姐婆媳重团	(611)
第八十八回	谭绍衣升任开归道	梅克仁伤心碧草轩	(616)
第八十九回	谭观察叔侄真谊	张秀才兄弟至情	(621)

4 歧路灯

- 第九十回 谭绍衣命题含教恩 程嵩淑观书申正论 (626)
- 第九十一回 巫翠姐看孝经戏谈狠语 谭观察拿匪类曲全生灵..... (634)
- 第九十二回 观察公放榜重族情 箕初童受书动孝思 (639)
- 第九十三回 冰梅思嫡伤幽冥 绍闻共子乐芹泮 (644)
- 第九十四回 季刺史午夜筹荒政 谭观察斜阳读墓碑 (650)
- 第九十五回 赴公筵督学论官箴 会族弟监司述家法 (655)
- 第九十六回 盛希侨开楼发藏板 谭绍闻入闹中副车 (665)
- 第九十七回 阎楷谋房开书肆 象荇掘地得窖金 (671)
- 第九十八回 重书贾苏霖臣赠字 表义仆张类村递呈 (678)
- 第九十九回 王象荇医子得奇方 盛希侨爱弟托良友 (683)
- 第一百回 王隆吉怡亲庆双寿 夏逢若犯科遣极边 (690)
- 第一百〇一回 盛希瑗触忿邯郸县 娄厚存探古赵州桥 (696)
- 第一百〇二回 书经房冤鬼拾卷 国子监胞兄送金 (703)
- 第一百〇三回 王象荇赴京望少主 谭绍衣召见授兵权 (709)
- 第一百〇四回 谭贡士筹兵烟火架 王都堂破敌普驼山 (716)
- 第一百〇五回 谭绍闻面君得恩旨 盛希瑗饯友赠良言 (722)
- 第一百〇六回 谭念修爱母假病榻 王象荇择婿得东床 (729)
- 第一百〇七回 一品官九重受命 两姓好千里来会 (736)
- 第一百〇八回 薛全淑洞房花烛 谭箕初金榜题名 (742)

第 一 回

念先泽千里伸孝思 虑后裔一掌寓慈情

话说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大抵成立之人,姿禀必敦厚,气质必安详,自幼家教严谨,往来的亲戚,结伴的学徒,都是些正经人家,恂谨^①子弟。譬如树之根柢,本来深厚,再加些滋灌培植,后来自会发荣畅茂。若是覆败之人,聪明早是浮薄的,气质先是轻飘的,听得父兄之训,便似以水浇石,一毫儿也不入;遇见正经老成前辈,便似坐了针毡,一刻也忍受不来;遇着一班狐党,好与往来,将来必弄的一败涂地,毫无救医。所以古人留下两句话:“成立之难如登天,覆败之易如燎毛。”言者痛心,闻者自应刻骨。其实父兄之痛心者,个个皆然,子弟之刻骨者,寥寥罕觐^②。

我今为甚讲此一段话?只因有一家极有根柢人家,祖、父都是老成典型,生出了一个极聪明的子弟。他家家教真是严密齐备,偏是这位公郎,只少了遵守两个字,后来结交一千匪类,东扯西捞,果然弄的家败人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多亏他是个正经有来头的门户,还有本族人提拔他;也亏他良心未尽,自己还得些耻字悔字的力量,改志换骨,结果也还得到了好处。要之,也把贫苦熬煎受够了。

这话出于何处?出于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这人姓谭,祖上原是江南丹徒^③人。宣德^④年间有个进士,叫谭永言,做了河南灵宝知县,不幸卒于官署,公子幼小,不能扶柩归里。多蒙一个幕友^⑤,是浙江绍

① 恂(xún)谨——谦恭谨慎。

② 罕觐(hǎngòu)——难得遇见。

③ 江南丹徒——江南:清初时设置的省名。康熙六年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丹徒,清朝为镇江府治。

④ 宣德——为明宣宗的年号。下文的嘉靖为明世宗的年号。

⑤ 幕友——古时称将帅幕府中的参谋、书记为幕僚。后沿用为地方军政官延用的办理文书、刑名、钱谷等佐助人员的通称。

兴山阴人，姓苏名簠簋^①，表字松亭，是个有学问、有义气的朋友。一力担承，携夫人、公子到了祥符，将灵宝公薄薄的宦囊，替公子置产买田，分毫不染；即葬灵宝公于西门外一个大寺之后，刊碑竖坊。因此，谭姓遂寄籍开祥。这也是宾主在署交好，生死不负。又向别处另理硯田^②，时常到省城照看公子。这公子取名一字叫谭孚，是最长厚的。孚生葵向。葵向生诵。诵生一子，名唤谭忠弼，表字孝移，别号介轩。忠弼以上四世，俱是书香相继，列名胶庠^③。

到了谭忠弼，十八岁入祥符庠，二十一岁食饩^④，三十一岁选拔贡生。为人端方耿直，学问醇正。下了几次乡试，屡蒙房荐，偏为限额所遗。这谭孝移也就渐辍举业，专一在家料理，唯作诗会文，依旧留心。相处了几个朋友，一个叫娄昭字潜斋，府学秀才；一个叫孔述经字耘轩，嘉靖乙酉副车；一个县学秀才，叫程希明字嵩淑；一个苏需字霖臣；一个张维城字类村，俱是祥符优等秀才。都是些极正经有学业的朋友。花晨月夕，或作诗，或清淡，或小饮，每月也有三四遭儿。一时同城朋友，也还有相会的，唯此数人尤为相厚。至于学校绅衿^⑤中，也还有那些比匪^⑥的，都敢望而不敢即。却也有笑其迂板，指为古怪的。有诗为证：

同侪何必不兼收？把臂总因臭味投；

匪类欲亲终自远，原来品地判薰莸^⑦。

却说谭孝移自幼娶周孝廉^⑧女儿，未及一年物故^⑨。后又续弦于王秀才家。这王氏比孝移少五岁，夫妇尚和好。只因生育不存，子息尚艰。

① 簠簋(fǔ guǐ)——古代盛食物的器皿。

② 硯田——旧时读书人依文墨为生计，将硯台比作田地。

③ 胶庠(xiáng)——古代学校名。这里指当了秀才。

④ 食饩(xì)——饩：赠送人的粮食或饲料。古时科考中，如果考取了廪生，可以从政府领到膳米。

⑤ 绅衿(shēn jīn)——绅士、宦官。

⑥ 比匪——与小人为友。

⑦ 薰莸(xūn yóu)——古书上分别指一种有香味和臭味的草，比喻好人和坏人。

⑧ 孝廉——明清时称举人。

⑨ 物故——死亡。

到了四十岁上，王氏又生一子，乳名叫端福儿，原是五月初五日生的。果然面似满月，眉目如画，夫妇甚是珍爱。日月迁流，这端福儿已七岁了，虽未延师受业，父亲口授《论语》、《孝经》，已大半成诵。

这孝移宅后，有一大园，原是五百金买的旧宦书房，约有四五亩大。孝移又费二百余金，收拾正房三间，请程嵩淑题额为“碧草轩”。厢房，厨房，茶灶，药栏，以及园丁住宅俱备。封了旧宦正门，另开角门，与宅子后门相对，只横隔一条胡同儿。这孝移每日在内看书，或一二知己商诗订文，看园丁蔡湘灌花剔蔬。端福儿也时常跟来玩耍，或认几行字，或读几首诗，或说一两宗故事。这也称得个清福无边。

忽一日孝移在轩上看书，只见家人王中，引着一个人，像远来模样，手中拿着一封书。见了孝移，磕下头去，说道：“叩太爷安。”磕了三个头，起来，说道：“小的是丹徒县爷家下人，小的大爷差小的下书来的。”孝移一时还不明白。那人将书呈上，孝移开了封头，取出内函，只见上面写着：

宜宾派愚侄绍衣顿首叩禀鸿胪派叔大人膝前万安。敬禀者：吾家祖居丹徒，自宋逮^①今，二十余世矣。前灵宝公宦游豫土，遂而寄籍夷门^②。邑姻有仕于中州者，知灵宝公至叔大人，已传四世。植业豫会，前光后裕，此皆我祖宗培遗之深厚也。愚侄忝居会，前光后裕，此皆我祖宗培遗之深厚也。愚侄忝居^③本族大宗，目今族谱，逾五世未修，合族公议，续修家牒^④。特以叔大人一支远寄中土，先世爵谥、讳字、行次，无由稽登，特遣一力诣禀^⑤。如叔大人果能南来，同拜祖墓，共理家乘，合族举为深幸。倘不能亲来，祈将灵宝公以下四世爵秩、名讳、行次，详为缮写，即付去力南携，以便编次。并将近日桂兰乳讳，各命学名开示，庶异日不致互异。木本之谊^⑥，情切！情切！顺候合家泰吉。外呈绫缎表里四色，螺匙二十张，牙箸二十双。宣德后家刻六种，卷

① 逮——到；及。

② 夷门——古时指开封的东门，后指开封。

③ 忝(tiǎn)居——谦词。表示辱没他人，自己有愧。

④ 家牒(dié)——家谱。

⑤ 诣禀——到所尊敬的人那里去送书信。

⑥ 木本之谊——宗族情义。

帙^①浩繁累重，另日专寄。临禀不胜依恋之至！

嘉靖□年□月□日

侄绍衣载叩

原来谭姓本族，在丹徒原是世家，随宋南渡，已逾三朝。明初有兄弟二人，长做四川宜宾县令，次做鸿胪寺^②正卿，后来两房分派，长门称宜宾房，次门称鸿胪房。此皆孝移素知，但不知丹徒族人近今如何。及阅完来书，方晓得丹徒谋修族谱，不胜欢喜。便叫王中道：“你可引江南人到前院西厢房住。不必从胡同再转大街，这是自己家里人，即从后角门穿楼院过去。对账房阎相公说，取出一床铺盖，送到西厢房去。一切脚户头口^③，叫阎相公发落。”

孝移吩咐已毕，即将案上看的书史合讠，叫蔡湘锁了书房门，手中拿着来书，喜滋滋到家中。对王氏说道：“江南老家侄子差人下书，你吩咐赵大儿速备饭与来人吃。”便到前厅叫道：“丹徒来人呢？”只见那人从厢房出来，早换了风尘衣服，擎着毡包，说道：“这是小的大爷孝敬太爷的土物。”孝移道：“我们叔侄虽是三世不曾见面，本是一家，何必这样费心。”那人道：“孝敬太爷，聊表寸心。”孝移命德喜儿接了，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人道：“小的叫梅克仁。”孝移道：“你远来千里，辛苦，辛苦。且去将息。”梅克仁退身进厢房去讠。自有王中照看，不必细说。

孝移回转身来，德喜儿擎毡包相随，进后院来。王氏迎着问道：“哪里来了这个人，蛮腔蛮调的？”孝移道：“是丹徒老家的。”德喜儿道：“这毡包俱是送咱家的东西。”王氏道：“拿来我看看。”孝移道：“还要到祠堂里告禀。”即叫王氏取出钥匙，递与小厮，开了祠堂门。孝移洗了手脸，把江南来物摆在香案上，掀开帘帏^④，拈香跪下，说道：“此是丹徒侄子，名唤绍衣，送来东西。”遂将来书望神主细念一遍，不觉扑簌簌地落下泪来。密祝道：“咱家四世不曾南归，儿指日要上丹徒拜墓修谱，待择吉登程，再行禀明。”磕头起来，将门锁了。

午饭后，复到前厅，端福儿也跟出来，站在旁边。孝移道：“来人饭完

① 卷帙(zhì)——指书籍。

② 鸿胪寺——明清中央官署之一，执掌朝贺吊庆礼仪。

③ 脚户头口——指赶脚的。头口，即牲口，豫语指骡马。

④ 帘(hàn)帏——指里巷的门。

不曾？”只见梅克仁早上厅来，道：“小的饭吃过。”因向端福儿道：“这是相公吗？”孝移道：“是。”梅克仁便向前抱将起来，说道：“与南边大爷跟前小相公，像是一般岁数。”孝移道：“你大爷多少岁数？”克仁道：“今年整三十岁。相公八岁，今年才上学读书哩。”孝移道：“去年《齿录》^①，有个谭溯泗是谁？”克仁道：“那是东院的四老爷。小的这院大爷，是书上那个名字。”孝移道：“发过^②不曾？”克仁道：“小的这院大爷，是十七岁进学，已补了廪。现从宋翰林^③读书。小相公另有个先生。”孝移点点头。又说道：“这里是五世单传，还不曾到老家去。我素日常有此心，要上丹徒，一者丁忧^④两次，还有下场事体，二者也愁水旱路程。你如今多住几日，我安插家务明白，要同你南去。”克仁道：“小的来时，我大爷早有此意。”

克仁说话中间，看见小主人形容端丽，便道：“小的抱相公街上走走去。”孝移道：“轻易不曾叫他上街，改日熟了，你引他到后书房走走罢。”克仁道：“小的在家里，每日引小相公上学下学惯了，今日看见这位少爷，只想抱去大门外站站。”孝移道：“街上人乱，门上少立便回。”克仁抱起端福儿，果然在门楼下片时便归。到了厅上，端福自回后宅去讫。

又住了七八日，克仁禀催起身。孝移叫王中向账房取了十两银，赏了梅克仁。便自己收拾行囊、盘费，雇觅车辆头口，置买些土物，打算到丹徒馈送。择吉起程，带了德喜儿、蔡湘；吩咐王中看守门户；请阎相公商量的账目话头；又对王氏说了些家务，好好叫端福在家，总之不可少离寸地，常在眼前。到了出行之日，祠堂告先，起身而行。一路水陆之程，无容赘述。正是：

木本水源情唯切，陆鞭水棹^⑤岂惮劳。

只说谭孝移不日到了丹徒。城南本家，乃是一个大村庄，树木阴翳^⑥，楼厅嵯峨。径至谭绍衣家下住下。叔侄相见，叙了些先世远离情

① 齿录——同榜举人或同榜进士的姓名录，依年龄大小排列为齿录。

② 发过——指中了举人。

③ 翰林——指在翰林院供职或曾在翰林院供过职的人。

④ 丁忧——遭遇父母葬事。

⑤ 水棹(zhào)——指划船。

⑥ 阴翳(yì)——遮蔽。

由,并叔侄不曾见面的寒温。

到了次日,绍衣引着孝移,先拜谒了累代神主,次到本族,勿论远近贫富,俱看了,各有河南土仪馈送。此后,各家整酒相邀,过了十余日方才完毕。又择祭祀吉日,祭拜祖塋,合族皆陪。孝移备就祭品,至日,同到祖塋。绍衣系大宗宗子^①,主祭献爵。祭文上代为申明孝移自豫归家展拜之情。祭毕,孝移周视墓原,细阅墓表^②于剥泐^③苔藓中。大家又叙了些支派源流的话说,合族就在享厅上享了神惠^④。日落而归。

绍衣又引孝移到城中旧日姻亲之家,拜识了。各姻亲亦皆答拜,请酒。又过了十余日,一日晚上,孝移同绍衣夜坐,星月交辉之下,只听得一片读书之声,远近左右,声彻一村。孝移因向绍衣道:“我今日竟得南归,一者族姓聚会,二者你兄弟南来,未免蓬麻^⑤可望。”绍衣道:“叔叔回来不难。合族义塾,便是大叔这一房的宅院。水旱地将及三顷,是大叔这一房的产业。目今籽粒积贮,原备族间贫窶^⑥不能婚葬之用,余者即为义塾束金^⑦。大叔若肯回来,宅院产业现在,强如独门飘寓他乡。”孝移道:“咳!只是灵宝公四世以来,墓冢俱在祥符,也未免拜扫疏阔。”绍衣道:“事难两全,也是难事。”

一夕晚话不题。又过了十余日,孝移修完宗谱,要回河南。合族哪里肯放,富厚者重为邀请,贫者携酒夜谈。又过了几日,孝移思家情切,念子意深,一心要去。这些雇觅船只、馈赆^⑧赠物的事,一笔莫能罄述。又到祖塋拜了。启行之日,绍衣又独送一份厚程,叔侄相别,挥了几行骨肉真情泪。绍衣又吩咐梅克仁,同舟送至河南交界,方许回来。

过了好几日,到了河南交界,孝移叫梅克仁回去,克仁还要远送,孝移不准。又说了多会话儿,克仁磕了头。蔡湘、德喜儿一把扯住克仁,又到

① 大宗宗子——大宗,远祖的长门嫡派;宗子,指嫡长子。

② 墓表——墓前的碑记。

③ 剥泐(lè)——石头依其纹理而裂开。

④ 神惠——祭祀时陈设的各种祭饌。

⑤ 蓬麻——指有利于学习成长的良好环境。

⑥ 贫窶(jù)——贫穷。

⑦ 束金——送给教师的聘礼或酬金。

⑧ 馈赆(jìn)——临别时赠送的礼物。

酒肆吃了两瓶，也各依依不舍，两下分手。

不说克仁回去复命。只说孝移主仆，撇了船只，雇了车辆，晓行夜宿，望开封而来。及到了祥符，日已西坠，城门半掩。说与门军，是萧墙街谭宅赶进城的，门军将掩的半扇依旧推开，主仆同进城去。到了家门，已是上灯多时，定更炮已响了。

蔡湘叫了一声开门，管账阎相公与王中正在账房清算一宗房租，认得声音，王中急忙开门不迭。闪了大门，阎相公照出灯笼来接，惊得后边已知。车户卸了头口，几只灯笼俱出来，搬运箱笼褡包，好不喜欢热闹。

孝移进了后院楼下坐了，赵大儿已送上盆水。孝移告先情急，洗了手脸，吩咐开了祠堂门，行了反面之礼^①。回到楼下，赵大儿又送茶来。王氏便问吃饭，孝移道：“路上吃过，尚不大饿。怎么不见端福儿哩？”王氏道：“只怕在前院里，看下行李哩。”孝移道：“德喜儿，前院叫相公来。”德喜去了一会，说道：“不曾在前院里。”

原来端福儿自孝移去后，多出后门外，与邻家小儿女玩耍。有日头落早归的，也有上灯时回来的。不过是后门外胡同里几家，跑的熟了，王氏也不在心。偏偏此夕，跑在一家姓郑的家去，小儿女欢喜成团，郑家女人又与些果子点心吃了，都在他家一个小空院里，趁着月色，打伙儿玩耍。定更时，端福儿尚恋群儿，不肯回来。恰好孝移回来，王氏只顾得喜欢张慌，就把端福儿忘了。孝移一问，也只当在前院趁热闹看行李哩。及德喜说没在前院，王氏方才急了，细声说道：“端福儿只怕在后门上谁家玩耍，还没回来么？”孝移变色道：“这天什么时候了？”王氏道：“天才黑呀！”孝移想起丹徒本家，此时正是小学生上灯读书之时，不觉内心叹道：“黄昏如此，白日可知；今晚如此，前宵可知！”

话犹未完，只见端福儿已在楼门边赵大儿背后站着。此是赵大儿先时看见光景不好，飞跑到郑家空院里叫回来的。孝移看见，一来恼王氏约束不严，二来悔自己延师不早，一时怒从心起，站起来，照端福头上便是一掌。端福哭将起来。孝移喝声：“跪了！”王氏道：“孩子还小哩，才出去不大一会儿。你到家乏刺刺的，就生这些气。”这端福听得母亲姑息之言，一发号啕大痛。孝移伸手又想打去，这端福挤进女人伙里，仍啼泣不止。

① 反面之礼——出行返回时的告先礼。

孝移愈觉生怒。却见王中在楼门边说道：“前院有客——是东院郑太爷来瞧。”

原来郑家老者，傍晚时也要照看孙儿同睡。月色之下，见赵大儿叫端福儿有些慌张，恐怕来家受气，只推来看孝移，故此拄根拐杖，提个小灯笼儿，径至前厅。王中说明，孝移只得出来相见。叙了几句风尘闲话，不能久坐，辞去。孝移送出大门而回。

大凡人当动气之时，撞着一番打搅，也能消释一半。到了楼下，将王氏说了几句，又向端福儿，将丹徒本家小学生循规蹈矩的话，说了一番。赵大儿摆上晚馔，孝移略吃了些儿。前边车户晚饭，王中、阎相公料理，自是妥当。孝移安顿了箱笼，夜已二更，鞍马乏困，就枕而寝。五更醒来，口虽不言，便打算这延师教子的一段事体。正是：

万事无如爱子真，遗安^①煞是费精神；
若云失学从愚子，骄情性成怨谁人。

① 遗安——澹泊自守，遗子孙以德。